通志堂経解

ロ二 12
641
405

門 口 12
潘 卷

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之所以謂之同○鄭康成曰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賈氏曰僭差若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諸侯僭也○鄭鍔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禮惟封亦然用田役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爲軍禮未始異故曰同然同之不以禮無異于不同故必以禮同之○項氏曰出而軍師卒伍入而比閭族黨皆一致也故大師之禮無以異于大均之禮大田之禮無以異於大役之

愚案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戰姦慝平暴亂王者未嘗不與人同必若鰥寡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之禮因衆所共惡者以用衆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之禮因衆所同欲者以任衆賦役欲其均於是有大均以恤乎衆車馬在所簡於是有大田以簡夫衆以至民心所恃以爲固者在邦國之封域則行大田之禮以

合夫相保之心舍此數者曷嘗勞民動衆以從一己之欲易之師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觀師之義則知王者之制軍禮將以合人心於大同故每事以衆言之從衆則同不從衆則異其義可見

易氏曰軍禮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有征無戰以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鍔曰五軍以爲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衆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鐲鐃爲之節而不可亂左不攻左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王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鄭鍔曰以衣服則均而無等降之殊以飲食則均而無貴賤之別貴而爲將者暑不張蓋賤而爲士者亦宿車下左傳所謂均服振振自廬以往振廬同食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固欲其同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王昭禹曰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鄭鍔曰艾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樞閒容握驅而入轊則不得入田車欲其好四牡欲其阜閑其丁壯數其器甲此大田之禮也以簡衆故欲其同

大役之禮任衆也

黃氏曰大役之禮如召誥命庶殷丕作是也○王昭禹曰

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鄭鍔曰量之以遠近賦之以丈尺程其力計其功或城郭道塗之脩或宮室橋梁之役致之以大旗鼓之以鼙鼓此大役之禮也以任衆故欲其同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黃氏曰如康誥封康叔是也建牧立監所以糾合邦國○王氏曰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鄭鍔曰封人之封四疆也或百里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五百里各有封域以爲阻固此大封之禮也以合衆故欲其同以嘉禮親萬民

鄭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嘉禮之剔有五

王昭禹曰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爲嘉蓋兄弟之義男女之情朋友之信故舊之愛賓客之好善之實也無以文之不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鄭鍔曰吉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曰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且天運至於南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爲嘉嘉之會人道至於亨了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爲美之至也飲食冠昏賓射享燕脹膰賀慶之禮皆人心之所善安得不爲美之至歟

黃氏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王昭禹曰飲食之禮所謂族食族燕之禮

以昏冠之禮成男女

王昭禹曰昏冠之禮謂昏禮冠禮○鄭康成曰親其恩戒其性○鄭鍔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以親男女之情冠則以成男女之德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家君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黃氏曰立賓主敵也是故謂之耦亦謂之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挾

書不挾長而友射亦有燕○鄭鍔曰待以賓禮而與之射見人君其樂章小雅伐木是也

不忘故舊之情不棄朋友之好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諸侯來朝曰賓諸侯之臣曰客待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享在朝燕在寢享則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燕則脫履升堂行無算爵以醉爲度以示慈惠說者見定王謂公當享卿當燕謂禮各有所施余以爲行人於諸侯上公則三享三燕侯伯則再享再燕子男則一享一燕其實諸侯與其臣朝聘有享又有燕彼定王之言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大夫亦享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王氏詳說曰行人言享不及燕掌客并言享燕然行人言享者言其獻數掌客言享者言其數疎之數享終乃燕雖不言燕燕在其中

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燕享之禮致其敬也（陳祥道曰行葦燕九族同姓棠棣燕兄弟伐木鹿鳴燕夷狄則所謂蓼蕭王燕非王自爲燕於大僕見王之所燕酒正見王之燕飲有多寡之數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氏燕諸侯以齒王燕故則爲獻王也於韓奕見王之燕必有樂故曰王燕其計）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薛氏曰腥曰脤（王昭禹曰脤謂熟肉助祭執事因賜之以爲胙者）熟曰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脤膰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故歸脤而已故脤膰以親兄弟之國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鄭鍔曰分而言之社稷之肉曰脤宗廟之肉曰膰以左傳社不敬又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說者以爲天子祭社使來歸脤則脤爲社稷祭肉明矣然左傳又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而孟子言夫

子以膰肉不至而行說者皆以爲宗廟之祀則膰爲祭宗廟之肉矣

愚案鄭鍔以祭社曰脤謂社稷用腥祭社稷之脤祭宗廟之膰皆當及之疎如異姓歸脤而不及膰則所及者止於社稷之肉或者見公羊穀梁有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遂以肉欲不壞盛以脤器凡助祭執事皆賜膰以爲胙不知兄弟之國分處於外未必皆與乎祭而熟肉亦不可以至遠特於以祀以享之際不欲以己專其福思與兄弟共之當有牲以折其俎然必曰脤膰者爲此乃脤膰之胙以示其致享致愛之道然也劉氏謂其廣祚胤而嗣祖先得之然非兄弟之國至二王後及異姓爲王所特尊者亦得與焉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又以膰又所以廣其福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鄭鍔曰情之親者因物以示恩情之疎者託言以見意異姓之國情之疎者（鄭康成曰異姓昏姻甥舅）必有文辭以見意故有可賀之事則以言慶之若夫賀慶之有可慶之事則以言慶之若夫賀慶之事則賀或有財而慶則專以言而已觀行人言賀慶以贊別則賀慶之有財而慶則專以言而已觀行人言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而總謂之諸侯則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爲主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鄭鍔曰出於人君有貴賤之殊者命也見於文物有隆殺之別者儀也列於表著有高下之等者位也命有貴賤故儀有隆殺儀有隆殺故位有高下欲正其位必先辨其儀欲辨其儀必先定其命諸侯之國既分列於四方其位不

可得而序惟以九儀之命正之則位之高下無不當矣○項氏曰此皆自王國言之諸侯之制倣此○王昭禹曰命以德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以儀辨其分車旗衣服之數此所謂五儀職服位器之類此所謂九儀職服位器之類苟無王命以行之則下不得以聽上不得以使是故九儀有命然後職足以莅事服足以稱德位足以臨人器足以行禮則足以治官足以使國足以守牧足以分州伯足以分方然後邦國之位先後有序高下有等謂之邦國指侯國言之○王氏詳說曰典命所言分諸侯與諸侯之臣為言宗伯所言并諸侯與諸侯之臣為言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此諸侯之五儀四命二命再命一命不命此諸臣五等之命豈非分言之乎自一命至九命自受職至作伯豈非并言之乎宗伯九儀之命皆可約典命為解也但典命所言之命自尊及卑宗伯所言之命自小及大自尊及卑止其分也自小及大又權之所在也此宗伯所以為春官之長○王昭禹曰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典命掌之有加命非定命也故謂之九儀之命○李嘉會曰有命則有儀今曰九儀之命知命之所以貴者以有儀也知儀之有別則知命之所由辨然不曰正羣臣之位而曰邦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卿大夫士四等之序舉別之

壹命受職

王氏詳說曰一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卿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若士則為六卿之屬矣豈有不命者為之乎一命受職則此三等歟○王昭禹曰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於王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於上矣○鄭康成曰始見命為正吏○王昭禹曰子男之士不命則此或加子男之士為之

再命受服

王氏詳說曰再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而知也卿大夫服元冕○鄭康成曰謂受玄冕之服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黃氏曰自玄冕而上猶今服緋為章服也士服爵弁○賈氏曰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皆爵弁以助祭士冠禮皆有爵弁再命受服則此三等歟○王昭禹曰公

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以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爲之

二命受位

王氏詳說曰三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王之上士三命以中士而知也蓋公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是命於天子之卿者三命也始有列位於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即卿也是與天子之上士等也三命受位則此二等歟○陳及之曰三命與上士有位於朝元士也鄭子産謂有位於朝是亦受位者也檀弓謂朝不坐燕不與是無位也○鄭康成曰三命有位於王者今官至陞朝也管仲曰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

四命受器

王氏詳說曰四命者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卿以下必有圭田是大夫之有田祿也四命受器則此二等歟○鄭鍔曰有王朝之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名同其命異故有當造當假之殊公侯伯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以自造若公侯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其假用也固宜不假是爲僭禮禮運以是謂亂國也

黃氏曰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爲中大夫公之孤亦四命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陳及之曰祭器凡籩豆之類命士雖有之而不具爲大夫則始具祭器不假於人是爲受器○王昭禹曰公之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或加公侯伯之卿爲之

五命賜則

鄭鍔曰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蓋外爲子男之君校其爵等正與畿內都鄙之長同也○劉迎曰先儒以則爲未成國之名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賜之子男之國謂之未成國不可若未出封亦賜之采地則爲都鄙矣以八則治都鄙列之都鄙則可以爲賜則也不然秋官都則豈非治都鄙八則

六命賜官

鄭鍔曰王朝之卿六命若封於大都小都之地得自置臣屬治其家邑如諸侯故得賜官蓋大夫不得具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一官以兼攝衆事耳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及其出封則爲侯伯故晉侯之臣苟偃自稱曰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彼爲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爾○李嘉會曰古者大夫之家必有宰治其家事賜官使其賜國爲諸侯自然有卿大夫士之位不待乎上之賜然所以賜之官者止家宰耳

七命賜國

易氏曰子男未足爲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國或以王之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鄭鍔曰六命之卿加以七命出爲侯伯則賜以附庸之國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然子男亦有五同三同之附庸獨於七命言之者子男附庸不足以謂之國

八命作牧

鄭鍔曰七命之侯伯有功德者加以八命則爲諸侯之長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商謂之伯虞夏與周則謂之牧故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州伯則王畿之內不見伯焉鄭氏以爲商制見也然周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誓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豈非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所謂九命作伯也與周所謂天子之老二人同矣周有九伯則畿內亦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建其牧主爲邦國故也○愚案餘說見大宰

九命作伯

鄭康成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陳及之曰所謂命爲天子所命也其出受地則恩出於上不可爲常例也命諸侯則大宗伯擯命卿大夫則小宗伯擯其策文則內史作之書文侯之命冏命之類是也其禮

儀衣服車旗宮室國家各視其命之數與夫命圭藻藉建常樊纓貳車牢禮之數一一有隆殺當攷典命及大行人之官

總論

鄭鍔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於上臣之微者受之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自上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也牧與伯皆曰作者其權重其勢逼其位尊非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不可得而作也王安石云九儀之命皆加命也其說是矣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劉氏曰舜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六瑞古有之矣○鄭康成曰等猶齊等也○鄭鍔曰君臣不可無辨故執瑞玉以辨等降之差俱以玉爲之以比其有德之義名曰瑞則以爲合符之驗也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之等今乃王執鎮圭與公侯伯子男並列何以謂之等邦國耶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平居無事守之以鎮國未嘗執至諸侯之朝或執圭或執璧天子則執鎮圭以臨之諸侯所執者九寸七寸五寸而天子執尺有二寸之圭以受其朝不患其無別也

王執鎮圭

鄭鍔曰鎮圭則琢以四鎮之山以爲飾山安靜不動明王者能鎮安天下職方氏九州各有鎮山皆琢於此○或曰鎮圭玉鎮非四鎮也○林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綠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龍雜也摘天府所謂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於鎮大圭搢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見諸侯典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鄭鍔曰王有大圭又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此獨言鎮圭者蓋朝則執之間耳然邦國之君或圭或璧特始朝則執以爲合符而已後亦止於用笏故記曰凡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飾竹士用竹笏所以思書對命不常執圭也

公執桓圭

鄭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爲琢飾圭長九寸○賈公彥曰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爲琢飾圭長九寸○賈氏曰桓謂若嚴曰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賈氏曰桓謂若屋之桓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汪云四植謂之桓彼據桓之豎而言則有四稜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惟有上二稜故以雙言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桓楹乃安○崔氏曰桓者柱柱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諸侯乃安公之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爲王所憑安也○胡仲曰桓之爲物其體則仁其用則壯以承上爲德也所以承之者非一也故有兼制博用之意焉下容衆者賴之以立而不有其力故有皆私之意　○鄭鍔曰上公爲二伯者執之見爲國桓石之義

王昭禹曰公執桓圭射人三公執璧者蓋方其在朝爲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及其在外爲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爲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鄭鍔曰上公在外則其勢以尊與諸侯並見則欲辨等級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於常時之笏故特執璧所以異乎子男者特不琢蒲穀以爲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鄭鍔曰鄭說侯信圭琢人身之伸者以爲飾伯躬圭琢人身之曲者以爲飾陸佃云圭形直者爲信圭曲者爲躬圭不作人屈伸之狀蓋爲侯則其勢伸伯之於侯其勢猶屈也○崔氏曰人縛細者爲信圭文飾明忠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而保其身　○鄭敬仲曰侯視伯爲尊尊者其道伸伯視侯爲卑卑者其道屈

崔氏曰執圭亦取圭潔之理明其潔以奉上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鄭鍔曰子男百里未成國之君說者謂子有字人

之德故其璧則琢穀以爲飾以穀能養人也穀又訓善以善養人也男以安人爲事故其璧則琢蒲以爲飾蒲之爲席人所安也又取蒲以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若蒲葦是也○崔氏曰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劉氏曰璧有中虛所以受益有循環所以勤道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以忘其道則其執璧宜矣○李嘉會曰穀璧欲其有所安於下不遽求伸於人以之安分以之成德

總論

鄭鍔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象天地而剡其上以象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也既得天地之體又盡天地之用故所執皆圭內有孔謂之璧璧之肉倍乎好其形圓明有體而無用也子男有君之體而用未足焉故所執皆璧○胡氏曰圭之爲物上銳下方其博三寸蓋以爲上則利爲下則成體則爲有餘以虛致用則若不足而其體貞蓋以實體也○項氏曰土璧之異者圜殺直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諸侯前屈後直遜於天子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遜亦此之類

胡氏曰男蒲子穀遠取諸物者侯信伯躬近取諸身者公桓則以若作室家璧言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鍔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摯摯之爲言至也執物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焉非特見君爲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摯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林之奇曰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彼據周官有執之之文孔氏注書正自周官誤之大宗伯言執皮帛執羔執鴈至於工商執雞春秋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不聞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因玉連文其實執玉眞帛也若以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執皮帛猶可也羔鴈雉其可執乎臣之見君躬躬屏氣而乃手執

羔鴈爲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之生物不知如何拜趨俯伏
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蓋古者君臣始相見必
其土地所有爲摯見之禮首以玉玉者不敢自有其實也
其餘則以爲庭實也○呂氏曰士者以禽爲摯執之以見
其所尊敬之物也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
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鄭鍔曰各執一摯所以表臣德之各不同君受而膳所以見君德之無不納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貴執摯
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圭璧則寶貨因以
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爲之等也婦人無外事惟酒食
是議故摯用棗栗脯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
用其摯唯告於鬼神用曾以爲摯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
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
贄也○士氏詳說曰凡摯于天子曾諸侯主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執于匹此曰禽作六摯蓋曲禮廣言之故天子之卿諸侯之主亦得謂之摯宗伯

分言之故六等之玉謂之瑞六等之禽謂之摯曲禮記所言雖廣於孤之皮帛工商雖又缺焉二禮所以不同也

孤執皮帛

鄭鍔曰三孤貳公洪化寅天地以弼一人其名曰孤蓋
三公之下六卿之上位漸進乎上矣無其實當特立無朋然後
足以稱其位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非有衣被人之德
與夫炳蔚之文著見乎外者不可以而能服猛故執以皮帛蓋束帛爲摯飾之以皮皮實於庭而執帛
以見也天子之孤以虎諸侯之孤以豹帛之色孔安國於
書之三帛以爲纁元黃則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執
之鄭康成以爲赤白黑則高陽高辛之後與其餘諸侯執
之周家三孤之帛其色有別固可知第於經無攷耳
王昭禹曰三公三孤與王坐而論道變理陰陽則其道大
同於物故公之摯則執璧璧之爲物其形圓也孤則貳公

弘化寅亮天地而已於道則不足於物則未能大同於德則不羣於物爲能無朋故其摯執皮帛○劉迎曰羣臣之見天子所以改容而禮之者不知子男已出封禮不嫌於亢若三公未就封則臣子也見天子之摯而執上公之圭幾於太逼是宜宗伯禮官之長不列之諸臣亦以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員有常摯也止見之射人有深旨哉

卿執羔

鄭康成曰羔小羊○鄭鍔曰羔羣而不黨跪乳而有禮又卿分職各率屬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諛故欲其羣而不黨循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易氏曰以純厚禮信爲德羣而不失其類者卿之道也故執羔

大夫執鴈

鄭鍔曰鴈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爲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鴈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鴈也○易氏曰候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

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卿大夫方知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雖魯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傳想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所脩五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在虞則五載一巡狩所脩在周則十二年巡狩所脩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狩之禮久不講故耳

士執雉

鄭鍔曰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爲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

易氏曰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爲卑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也此其等差皆其分守存焉

崔氏曰雉用死者爲不可生服也

庶人執鶩

鄭康成曰鶩取其不飛遷○王昭禹曰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則庶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焉或聯於鄉遂相資以生或聯於官府相須以行欲其不散遷故執鶩

工商執雞

鄭康成曰雞取其守時而動○王昭禹曰工興事造業以利其上商懋遷有無以利其上欲其趨時而動故執雞

鄭鍔曰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犒師匠慶伶州鳩之徒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貿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摯以雞宜矣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鄉效其德大夫效其智士效其節庶人工商效其職其才有餘不敢過其分其實不足不得執其物

賈氏曰天子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數不同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鶩大夫皆執鴈士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及爵皆執鶩○易氏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爲臣亦謂之諸臣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摯

總論六瑞六摯

王昭禹曰君道一故六瑞一以玉爲之玉陽物也有君道焉此玉所以爲瑞天子受而復賓之也臣道二故六摯以衆禽爲之禽者制馭於人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禽所以爲之摯天子受而不復臣之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崔氏曰若禮神之玉置之神坐事訖收藏於玉府所謂瘞玉是禮神之玉祀神之玉燒之埋之不復收藏）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神座（○朱子嘉曾曰六器列於六摯之後見得人道盡則天道可求）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愚案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丘之祭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神州之神其說甚誕已於典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必象其類○賈氏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圜也（○劉氏曰璧圜中虛象天也）○鄭鍔曰天圓而運乎上故璧圓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地方而眞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爲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康成引以爲證是矣）○林氏曰天以始事爲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爲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勾芒食焉圭銳（○賈氏曰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一寸半是圭銳也）象春物初生（○易氏曰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生

東方之義也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易氏曰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鄭鍔曰陰生於午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爲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爲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嚴（○易氏曰琥成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也○鄭鍔曰琥乃西方之義獸白色黑文尾倍其身一名曰騶故唐開元中碎諱而云禮西方以騶虞六玉之制不同獨於琥則取其形以物形成於秋故也古者鑄爲虎形以示武敢爲虎形以止樂亦此意而已○李嘉會曰陰至於秋氣肅物成象之以琥言物雖已成成則可畏且陰復亦曰至于八月有凶觀物思變且豫防如此）

鄭康成曰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易氏曰黃者用藏也其色以玄象乎物之歸藏北

鄭鍔曰陽生於子終於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鍔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玄之異牲之與幣各從其類蓋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爲禮有降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則宜象其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純全而已然則大宗伯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陽騂陰黝即牛人所謂享牛也

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愚案天産地産其說頗多今取其近似者敘之然後併述所見以待智者辨焉

薛氏曰或者謂陰德柔德也柔德易至於委弛故以天産作之天産者天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委弛之氣又以中禮防之蓋禮所以治心養性約而歸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陽德剛德也剛德易至於暴戾故以地産作之地産者地之所積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曰天之所産是爲陰德在人爲四端五常無以防之未免流於僞地之所産是爲陽德在人爲耳目口鼻四肢無以防之未免縱於情自中禮和樂交舉並行內以正性外以養形水心曰民僞者天之屬民情者地之屬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生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

愚案以上說天産地産爲人之稟賦於天地者而防之以禮樂與司徒以禮俗防民相似恐大宗伯之職不然

鄭康成曰天產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養○王昭禹曰六牲之屬皆味存焉謂之天產五穀之屬皆氣存焉謂之地產精之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之不足者補之以氣先王以氣味作之則聿修之所存平旦之所息無非精形之養養精之至陰德生焉養形之至陽德生焉作之者使之生而無息也陰德作已而教之以陰禮則民可以無爭陰德民之所淫以中禮防之則民不淫矣陽德作已而教之以陽禮則民之則民不怠矣

愚案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之氣解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形氣方萌隱而未見有而未成此陰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天產之作陰德同故以中禮而防民之失其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元行於地地之產也資生之後形氣已成顯而可知彰而可見此陽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與地產作陽德者同故以和樂防民之失其和中和合於禮樂而還以正夫人心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無往而不在於中和也天產作陰德天之中也地產作陽德地之和也以中禮和樂防之以人之中和而同於天地也

愚案此說天產地產作法天地生物之德爲禮樂防民之用亦只說得大司徒教民以中和之事

薛氏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德者人心同然固有之性而非外鑠我也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此中德也在人心所存者神而未嘗有陰德之名
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此和德也在人心所過者化而
未嘗有陽德之名殆夫判情僞爲兩塗岐動靜爲二理倚
於靜者湮没而不復振世始名之以陰德倚於動者矜暴
而不可遏世始名之以陽德有名則有偏有偏則有累謂
之陰德則其身知入而不知出知收而不知縱如聚土如
積塵如槁木泯泯然而日微矣謂之陽德則其心知出而
不知入知縱而不知收如奔走如搖旌如驚濤顯然而日
露矣靜者愈靜而至於忘動者愈動而至於助長聖人於
此其可無作之術乎由是靜而爲陰德則作之以天産
之樂動而爲陽德則作之以地産之禮記曰樂由天作則
樂爲天産又曰禮由地制則禮爲地産作之以天産之樂
則斯民有鼓舞動蕩之志而向之湮没不振者有所作矣

作之以地産之禮則斯民有齊莊中正之心而向之矜暴
不可遏者有所作矣聖人猶以爲未也樂勝則流禮勝則
離彼其狃於偏勝而過於有所激未有不至於蕩而無統
乖而或離也故樂之勝者以中禮防之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勝者以和樂防之裁而節之於喜怒
哀樂中節之和中和有以相濟禮樂有以相資渾渾乎其
爲懿德也哉

愚案此說天産地産爲禮樂蓋以經有樂由天作禮由
地制之語其於産字自說不出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爲本如曰著不息
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
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鍾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
産地産之義蓋天之所産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即樂

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爲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爲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爲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不然三產字一也世儒二之何

耶

愚案此說得之而未徹

愚案天產者日月風雲雨露雷霆霜雪凡屬乎天者皆天之產然聖人以爲天產所作之德謂之陰者以其德隱然難見若日月之暖雨露之滋萬物資之以生所以生者莫得而測皆天產所作之陰德也天產之作易於或過如愆陽伏陰淒風苦雨與非時雷霆過時雪霜所不能免聖人必以禮爲之防蓋禮由陰作謂之中者有所止之謂禮以中止有以裁成其過而歸之中則天產不至於過作而暴地產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凡屬乎地者皆地之產然聖人以爲地產所作之德謂之陽者以其德顯然易見若山起於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水起於勺水之多及其不測魚鼈

生焉貨財殖焉皆地產所作之陽德也地產之作易偏而不及如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甚至山童澤竭若動若植無所容山崩海洩若寶藏若貨財無所聚聖人必作樂以爲之防蓋樂由陽來謂之和者有所諧之謂樂以和諧有以導達其不及而歸之和則地產不至於不及而亂如是則禮樂之用可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與司徒教民之事大不同近世說者不知宗伯所掌之禮樂關於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拘於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說釋之始失其旨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易氏曰上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

爲一致不知孰爲天地耶孰爲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爲形氣之末哉

王昭禹曰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暘各適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大和百物資天之陽以生資地之陰以成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則百物之產是亦天地之委和而已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大和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逆詐

僞之心無淫佚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至於萌區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則禮樂之委和也記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又曰和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鄭鍔曰合者會聚其氣使渾然不虧交通成和也夫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窮高極遠不測深厚如此故幽焉以事鬼神則天地神示人鬼可得而禮明焉以諧萬民則發於朝廷形乎閨門行乎道路至乎州巷能使人心至於極和而極順徵焉以致百物則以此之中和導彼之中和凡

稟中和之氣者不期至而自至致猶以土圭致日月四時之致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則知禮樂之功用深妙如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

楊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止先王而已凡在祀典如句龍共工之類皆是故通謂之鬼若帥執事卜日至柜王大禮惟大神示大鬼爲然其餘小祀則大宗伯不與故不言先王而曰大鬼所以別小祀若肆獻祼饋食禴祠烝嘗則施於宗廟故皆稱先王

鄭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鄭鍔曰大宰總百官大宗伯亦爲其所帥宗伯禮官之長帥禮官之屬以從大宰鄭康成曰宿申戒也（項氏曰宿是致齊記曰三日宿孟子曰齋宿與大宰卜日遂戒同）滌濯溉祭器

也

鄭司農曰泣視也○王昭禹曰玉以禮神豈以求神皆宿眡而臨莅之○賈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然宗廟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永子嘉會曰天地用蒼璧黃琮四圭兩圭皆所以安神之靈宗廟有尸在位可以安神之靈於是用鬱鬯以求神然宗廟非不用玉不以玉爲主兼天地而備有之則以人道爲尚○薛氏曰祭惟宗廟用課天地社稷山川等祭則設祀壇而已故鬱人共祼鬱鬯人共鬱鬯

鄭康成曰籩豆牲器也○劉氏曰牲籩在廟門之外以享牲備熟獻兼省之焉○鄭鍔曰亦躬省焉懼其不潔而鬼神不享

鄭鍔曰黍稷謂之盛以玉器盛之謂之玉盛康成分玉與盛以爲二物非是也○王昭禹曰於祭之日奉玉與盛

鄭康成曰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賈氏曰六號是大祝

王昭禹曰以牲幣齎奉鬼神示以鬼神示建保邦國而不爲名號以尊大其美以辨名其類則其盡志也略其盡物也瀆矣

易氏曰大宰云祀五帝止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眡之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賛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泣玉豈蓋玉用之於天地而豈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泣豈之輕於賛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享賛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蓋君祖而迎牲卿大夫賛君是大宰賛殺牲之事大宗伯省牲鑊而已豈非省牲鑊之輕於賛牲事乎大宰賛牲而此則奉盛蓋祭祀以牲爲貴盛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

六牲六宮之人奉六盛則盛之次於牲明矣大宗伯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爲言以其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偪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祀五帝之後茲所以不同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王昭禹曰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

鄭鍔曰始焉治之則次序其先後之倫簡習其進退之節使有條而不亂○雜說曰先自治而後可以詔乎王帝曰伯夷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行事則詔王又以相王使王不失其行禮之節○黃氏曰今郊祀宰相爲大禮使無事職掌獨隨天子升降蓋宗伯詔相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黃氏曰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爲可知矣○鄭鍔曰禮官之長掌建祭祀享之禮故使之得以攝祭祀王氏詳說曰祭祀大事也見於天官大宰又見於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於常職而見於量人量人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祭不見於常職而見於宰歷而皆飲之是大宰攝祭之事

王昭禹曰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豆籩有徹謂祭祀方畢鄭康成曰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易氏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

以節文乎是禮者也○鄭鍔曰王后不與亦出於一時之
故后既不與九嬪亦不往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劉執中曰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誤矣○鄭鍔
曰后亞王禮賓故亦有祼獻之禮當后之亞祼也內宰贊
之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若后有故而
不與祼賓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祼載之爲言承之以往
也言酌鬱鬯載於璋瓚往而禮賓也后於賓客固無親相
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
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
當爲攝王后祼賓客耳○曰勿氏曰載者以舟載之也司尊彝言六彝皆有舟是已言載彝以舟而酌之以璋瓚所謂攝者如此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王氏詳說曰小行人曰爲承而擯此則曰爲之相者何耶
夫擯相一也司儀曰掌擯相之禮是已但出接客曰擯入
詔禮曰相○王氏曰相者相王擯者擯諸侯因其事而異其名耳成周重賓禮
故朝覲會同使宗伯爲上相使行人爲承擯在宗伯言相
在行人言擯出入異辭也然小行人既爲承擯矣而肆師
又云大朝覲佐擯又何耶蓋佐亦承也小行人於常朝覲
爲承擯肆師於大朝覲則爲承擯大宗伯於凡朝覲皆爲
上相矣擯者五人卿爲上相宗伯卿也○鄭鍔曰擯相一耳分而
相也鄉黨曰君召使擯爲接賓客言之公西赤曰願爲小相爲相主人言之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爲薨於國爲位
而哭之檀弓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絰衣○胡康侯曰
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宰夫

爲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
王命諸侯則擯
賈氏曰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鄭康成曰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易氏曰王命諸侯則擯是以接賓客之禮待之也○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伯擯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
鄭康成曰上帝五帝也○薛氏曰典禮所載羣神之祀各有底定獨於四望未有名言以四望爲天神耶舜典望秩山川則爲地以四望爲地示耶此四望列于五帝則爲天故嘗謂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實兼上下之神故時遘之詩言巡守告祭柴望且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不及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聖人望而祀之明矣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鄭玄謂五嶽四鎮四瀆是各以一說爲證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賈氏曰大封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劉氏曰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爲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黃氏曰汪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鄭康成曰頒謂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陳及之曰鄭說是也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不特此也凡其境內之山川悉祭之若顓臾祀東蒙須句祀有濟其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祭之先王之世祀事惡舉人鬼不相殺亂蓋知其所憑依也實沈臺駘之業於晉相之奪衛孚是鬼神無所依也其所不頒則不得祭春秋時季氏祭泰山楚人祀江漢雖漳晉人祀夏郊則此禮不行久矣

易氏曰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及祭禜祭酺索鬼神之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舉所以繼於頒祀邦國之後○王

昭禹曰諸侯之國其制地有都家有鄉邑祭社之禮皆有等降則典祀所頒尤以爲重楊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於祭先王於此尤致其詳其所防豈不至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昭禹曰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之物○李嘉會曰國之神位禮之粗也如成周營洛相宅攸位必召公經營之周公繼至則達觀于新邑營而已○易氏曰別而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鄭康成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賈氏曰鄭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

王昭禹曰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稷地類也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尚君子於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鍔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兆五帝於四郊

鄭康成曰兆爲壇之營域○鄭鍔曰兆始也求神之道始於此地也求神各從其類故蒼帝東赤帝南白帝西黑帝

北各於其郊四郊爲四帝之兆黃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
余以月令攷之中央土位於季夏之後夏火也火生土其
相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黃帝之兆其同位於南郊乎
說者謂王用黃琮不用赤璋其位乃同南郊何耶余以爲
祭之玉當攷其色求之之方各因其位
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猶四方
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道故皆
謂之帝又大宰解曰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亦謂
之上帝○陳及之曰鄭氏以六經緯書謂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
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於是以昊天上帝爲天
皇大帝北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
學者亦知其誕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掌次曰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
司服曰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亦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
璜禮北方小宗伯亦云兆五帝于四郊則是爲迎氣設于四郊之中立五兆所謂五
帝者五行之精氣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鄭氏所
謂五人帝從祀之說則于義未害蓋本月令之言夫人臣如重黎五行之官尚從
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于五行精氣或者是歟案鄭氏注大宗伯青圭禮東方
等謂蒼精之帝然則此所謂五帝者即鄭氏所注大宗伯之文謂五帝精氣

之帝者鄭氏於彼注已是於此五
帝之下又別爲五帝名則爲誕矣

四望四類亦如之
鄭鍔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爲分野星及國中山川或以
爲日月星海攷之書云望于山川惟山川則望而祭之故
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即是
論之則四望之爲五嶽四鎮四瀆明矣諸侯得祭其境內
山川而禮下於天子故望止於三天子有天下祭及於四
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
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
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
出於東月始乎西其類宜於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
於南雨師水也其類宜於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
然也五行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豈理

哉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康成曰順其所在○鄭鍔曰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爲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爲其畔也（李嘉會曰原隰則畔下不祭）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鄭司農曰五禮吉凶軍賓嘉○易氏曰以吉禮言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逆祀有罰此其所禁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此其所禁也以賓禮言之變禮易樂爲不從改制度衣服爲畔此其所禁也朝覲宗遇會同爲君之禮存覜省聘問爲臣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斧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昏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爲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暮或朝祥暮歌此其所禁也齛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大略如此先言禁令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耳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鄭氏曰用等牲器尊卑之差○王昭禹曰用等之不同有尊卑焉爲於是有廟祧之昭穆以辨尊卑有貴賤焉爲於是有衣服車旗宮室之禁以辨貴賤有親疎焉爲於是有三族之別以辨親疎○鄭鍔曰禁令用等見於形名度數之間小宗伯掌焉其所不當爲者則禁之其所得用者則令之如此則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上下之分定矣○禮庫曰春秋之時縱逆祀者有見於臧文仲旅泰山者有見於季子氏亡禮廢矣歸仲之蹋閑桑之耀亦禮廢矣於子周鼎於周薛侯爭長於魯賓禮廢矣亦嘉禮益掃地焉強委禽者亂基於公孫覿用幣者變起於宗婦

賜五穀而號乃同於晉宋百年而曾乃屈於吳以桑林而享晉侯以肄夏而勞穆叔則皆冠享燕之禮又倒置矣

辨廟祧之昭穆

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爲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其說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爲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爲二祧其說亦是兩說進退爲七廟耳

愚案鄭氏之說自爲王肅所非先儒多非之已見於傳但王肅以下謂文武二廟不毀其說是矣而謂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恐未必然鄭氏謂文武爲祧亦不無所謂蓋祭法謂七廟之制太祖與親廟四皆月祭而二祧享嘗乃止此常禮也太祖爲始自太祖而下二昭三穆共爲七廟至八世則遷去其始爲穆者若周以文武之故而不遷且以共王之時論之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又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存於二祧之位卻自成王遷去又再遷則去康王以次皆然謂文武二廟爲祧者正以居祧位而不可毀故以文武以下遷主藏乎此也若文武以上皆文武之父祖故宜遷藏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之人不可越文武之廟而入后稷之廟則宜遷于文武之廟以人情論之意其如此恐不應七廟之外又有文武二廟蓋是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此則王肅所謂文武之廟不遷者也

薛氏曰昭子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其制蓋祖廟

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則毀昭廟始死者穆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不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子與祖齒而不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不嫌乎尊者後猶之主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立此昭穆之辨不可易矣

○王昭禹曰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蓋于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

陸佃曰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左傳曰文王之昭武王季之穆又曰文之昭武之穆此宗廟序之昭穆不可得而易也禮記曰祔必以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冢人掌墓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左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仲尼燕居嘗稱之禮所以仁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左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晉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先君唐叔武之穆

鄭鍔曰宗廟世遠而無辨則昭或爲穆穆或爲昭而其序亂矣守祧則守廟祧而已小史則掌辨昭穆之書而已至於廟中之昭穆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當辨之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當服三章者不當僭五當服七章者不敢用九尊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則當斬衰者不敢以錫當緦衰者不敢以疑親疎之情

所以當○易氏曰自衰冕至希冕皆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衰皆所以稱其情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李士嘉會曰言五服及車旗宮室者五服已飾乙之尊卑以服而顯在國之飾非車進宮室無以示等級明制度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王昭禹曰人之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爲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爲五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是之謂以五爲九

薛氏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二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賈氏曰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至緦麻重服曰親輕服曰疏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將代父當門者○王昭禹曰二族已立則太未斯從尊祖故敬宗敬宗故謹嫡

鄭康成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掌其政令

正室其嫡也○王氏曰以其當室謂之正室以其當門謂之門子○王氏詳說曰春秋有公族餘子公行以親疎爲言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爲言此言門子者以嫡庶爲言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別亦皆有嫡子在曲禮則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黃氏曰諸子政官故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鄭鍔曰別親疎明嫡○程氏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庶使不得以薛代宗

宗法須是一二鉅公之家立法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鄭康成曰毛擇毛也○鄭鍔曰牧人於陰陽之祀用騂黝之牲皆毛之小宗伯又毛之者蓋牧人於未用之前擇之以待用小宗伯於欲用之時又毛之以待頒

賈氏曰辨其名物者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等是也○項氏曰名言其稱物指其形是目知也而必使宗伯辨之者蓋所以重其事也

鄭鍔曰牛地產則須于地官雞東方則須于春官馬羊南方則須于夏官犬西方則須于司寇豕北方則須于司空各從其類以致其義不可以不辨辨其名則春官主木不使奉南方之牲司寇主金不使奉北方之畜辨其物則當用黝者不使用騂當用蒼者不使用黃若夫豕宰至尊不當從卑褻之役故特須于五官不及豕宰

賈氏曰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須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

鄭康成曰齍讀爲粢粢六穀黍稷稻粱麥菰○賈氏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鍔曰三農之所生者九穀用以爲齍者止於黍稷稻粱麥菰故六者辨之使用當其物物稱其儀也然六牲使五官六齍乃使六官之人者五官助王六官之人助后王親牽牲故五官之人共奉其牲后親爲齍盛故六官之人共奉其齍盛故官亦陽齍盛屬乎陰六官亦陰也陰陽之義各有所主故共奉之人亦從其類詩言大夫妻可以共祭祀又言可以奉祭祀指物言之則謂之共指事言之則謂之奉此言共奉非惟共其物又奉其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鄭康成曰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項氏曰名六者之名物所實之物○鄭鍔曰鬱人言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則六彝之盛鬱鬯蓋將以祼也○王昭禹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爵辨其用與其實尊彝之

名物既不同故所用亦異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物以待用也○太子晉曰異將入主精意所寓行于求神之始施于致響之盛他日錫諸侯有功爲王朝盛典出豆之實祭所可同別盛以六彝以將其厚意故曰祼將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曰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鄭鍔曰司尊彝言朝獻饋獻用尊則六尊之盛齊酒蓋將以獻也鄭康成曰待者有事則給之○鄭鍔曰司尊彝辨其用矣小宗伯又辨之蓋尊酌以獻彝酌以祼名既不同物亦各異司尊彝辨於方用之前小宗伯辨之以待行事之用賈氏曰案司尊彝惟祭祀陳彝尊不見爲賓客陳尊此蓋在廟享賓客時也又鬱人掌祭祀賓客之祼則六彝亦爲祭祀賓客而上文不言者舉下明上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鄭鍔曰旌人之功者各從其類是故能安民者賜以車馬能富民者賜以衣服能使民和者賜以朱戶易氏曰衣服車旗宮室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小宗伯爲之掌其賞賜者蓋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有所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又言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爲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爲能襄賞申伯是宮室不可以妄予也宜小宗伯之掌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鍔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之時又有先後所當行之事如卜日而後齋戒既祼而後出迎牲之類皆事之序○鄭康成曰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爨之事次序之時於序事之中又莫不有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王昭禹曰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吉凶大卜曰凡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幣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鍔曰卜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詔大祝使爲玉幣之美名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於神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易氏曰省牲則預擇其純○項氏曰省牲則省充人之所係眡滌濯則預致其潔○項氏曰滌濯則無所不用以致其潔也詩云洞酌彼行潦可以濯溉○賈氏曰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

祭之日逆盦省鑊

鄭鍔曰祭祀之盦盛其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及其祭則小宗伯逆之於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內人內人授王后○鄭康成曰省鑊視亨腥熟○項氏曰逆盦則逆鼎入之所共以入盦盦省鑊則省亨人之所

所具

項氏曰牲與滌濯皆備於將祭之先盦與鑊亨乃具於臨祭之日所以有先後之間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鍔曰告王以行禮之時行禮有早晚時至則當行事及行禮時畢乃告王以行禮之備禮以時爲大殷人祭其闇周人祭其陽季氏之逮闇而祭則失禮矣以雞人之呼旦觀之則祭之時宜早可不告王以其時乎樂師告備則告樂備爲樂事之終肆師告備則告備當是告行禮之畢也

易氏曰用玉與幣禮之大惟大宗伯得沕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乃小宗伯之專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

鄭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氏詳說曰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可謂深達禮意矣昭禹所引皆失也且大宰所謂贊玉幣爵者祀五帝也祀五帝則不用祼所謂朝覲之贊玉爵者祼用玉瓚飲用玉爵君有飲臣之禮無祼臣之禮所以再祼一祼皆大宗伯攝而代之況大宰所贊初無祼瓚二字而強以玉爵為祼瓚是踈於禮學也且內宰之所謂后祼獻則贊與夫賓客之祼獻皆贊者蓋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后宮官之長也后之祼獻自有內宰贊之若后不與則又在大宗伯攝之何預於小宗伯哉況其上文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繼之以時祼瓚亦初無后一字而強以為授后是踈於禮學也不可不辨○李嘉會曰將之以時不緩不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鄭鍔曰祭祀之中所行之禮又有小大禮之小者小宗伯詔相之禮之大者大宗伯專之故特佐助焉賈公彥以為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余以為其說亦非經言詔相祭祀之小禮則非以羣臣攝祭為小禮

黃氏曰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泣玉嘗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盞省鑊告時告備之屬

易氏曰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鑊奉玉盞之後則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至下經言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鄭康成曰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鄭鍔曰古人賜爵者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儐而進之使受策命於前○陳君舉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王昭禹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故其事亦如之○鄭鍔曰小宗伯所掌之事皆依於大宗伯以爲式蓋祭有小大禮之次序則一而已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鄭鍔曰賓客見王必用束帛加璧以爲禮是謂將幣行人之官所謂將幣者三享是也享多儀儀不及物君子以爲不享故有見王之幣及有將幣之齎齎財也各奉國之所有者以爲庭實故齎所有之物以將其幣諸侯奉之以效享上之誠天子受之以見兼容之德小宗伯辨尊彝以待之將瓚祼以禮之典司賓禮其施之既盡則受其所報宜矣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遷廟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爲尊載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奉以言其肅欽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也大祝職曰大師

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故知此所謂有司爲大祝明矣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鍔曰軍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奉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爲絶句康成以與祭連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爲阻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爲兵之捍蔽○黃氏曰春秋有事于太廟有事祭也軍將有事謂將以軍旅有事于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禱者也與如字祭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借軍事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往也兩將字各義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鄭康成曰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

鄭鍔曰有司一而已大師言帥有司大甸亦帥有司乃別言之蓋大師之帥者大祝也以軍社及主車大祝所立奉故也左傳云軍行被釁鼓祝奉以從是也大甸之帥者司馬之屬以司馬言徒弊致禽饁獸于郊至於有司將事于四望繼於軍將有事之下則其有司亦指大祝明矣○易氏曰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皆無饁獸之文所謂饁獸頒者貫氏以爲四時之田獵非也大司馬特冬行而已仲冬大閱其田謂之狩禽獲爲甚多凡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類之位以獸薦于神位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此豈四時之所常有者耶

王昭禹曰獸於禽爲大故饁之禽於獸爲小故頒之蓋飽取禽獸爲得焉則衆所同欲先王以所不欲者寓之於所欲於其田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上殺者以爲乾豆次殺

者以爲賓客下殺者以充君庖而面傷翦毛羽不成其爲禽者不以獻還舍于郊饔獸出而須禽與獸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所同欲而輕其所不欲○鄭鍔曰獻神則用其大須人則用其小尊神之義也既饔獸于神乃須之於人則又先神而後人也

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讀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曰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洧

鄭司農曰大肆大浴也○賈氏曰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沐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鄭康成曰制色宜齊同○黃氏曰喪服輕重宗法著焉故

小宗伯掌之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

鄭康成曰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賈氏曰此謂既殯之後事故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明器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請王人徧視之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鄭康成曰王不親哭有司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之哀其生死異也○王昭禹曰反而亡焉始於此其生也以禮詔相之故其葬也則感而哭焉

卜葬兆甫竈亦如之

鄭康成曰兆墓塋域甫始也杜子春讀竈爲龕龕皆謂葬穿壙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王昭禹曰既葬而祭謂之虞虞死者精神無所歸而祭之也虞祭既畢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祔祖屬于廟也

成葬而祭墓爲位

鄭康成曰成葬乃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地也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竈遂爲之尸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爲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屬於小宗前人建國

神位之官而掌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

鄭康成曰肆習也○賈氏曰禱祠皆須豫習威儀當習儀之時則小宗伯爲位○鄭鍔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軍旅甸役之時雖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蓋以其動也將以交神不可不肅故必習肆其儀而又爲王位以習之○易氏曰爲位者國之神位會同軍旅田役禍哉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肆儀而後爲位天地大哉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爲位而已

國有禍哉則亦如之

王昭禹曰禍哉禱祠亦肆儀爲位也

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王昭禹曰大哉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鄭鍔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

禱祠故以類言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

賈氏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爲之小禮者羣臣攝爲之○鄭鍔曰國之大禮大宗伯之所掌小宗伯姑佐之而已至於小禮則專掌焉其事雖小揖遜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故如大宗伯之儀謂之禮又謂之儀者蓋禮本也儀末也左傳趙簡子問於大叔大叔云是儀也非禮也謂其不同故耳○易氏曰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此終篇則總結之以五禮之大小者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攷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爲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王昭禹曰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言意義而已必有玉帛牲牷之物籩豆簠簋之器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黃氏曰山川社稷恐不當爲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禋燎血祭貍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爲大小之等○鄭鍔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自論燔玉之差降正義所解自言禮神之質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以交神也○陸氏曰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之上若大祀用玉帛牲是也必有牲者取天産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氏曰猶三牲俱足以禮爲名稱若少其一則以燔薪爲名尊卑之差理可釋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則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鍔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小後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以祈爲刉則肆師之文爲非後鄭皆改祈爲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爲衈取其以血爲釁之義引雜記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

禮其說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有言豐積豐邦器豐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謂之豐不應宮兆始成之豐而獨謂之祈珥況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爲刲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戶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豐禮不同言取左耳則與毛牲曰刲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案劉中義云珥當爲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祀之祈福祥弭謂小祀之弭兵戎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其說今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閱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也（鄭鍔曰充人展牲則告牷而肆師

又展犧牲者蓋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于未爲牲之前知其可用頒于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直告牲而已肆師展之則其擇已精矣充人繫之則其養也素焉

鄭康成曰職讀爲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王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者也牛人牧人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凡散祭祀繫于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充人職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宁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則以充人職其事故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亦謂充人也○李嘉會曰充人謂之職人者以所當任之職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凡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爲期（陳及之曰大宰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太卜云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肆師及大宰大宗伯太卜四官攷之則祭祀必卜日也余參周禮大司樂及禮記祭天地有卜日者有不卜日者大司樂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自丘祭天方澤祭地有期日未嘗卜也其當卜日者若孟春祈穀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更不吉使用不當更卜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更不吉使用不當更卜春秋乃二卜四卜五卜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至于不郊非禮也）詔相其禮

眡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爲期卜前之夕也眡滌濯祭前之夕也○李嘉會曰滌濯若事之微者大宰眡之大宗伯小宗伯又眡之今肆師不獨眡之且曰詔相其禮蓋内而六宫外而有司其滌濯概拭之類小大次第之節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盧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爲剽剽皆謂徹識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鄭鍔曰祭祀之盧盛共於甸師春於春人然後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蓋其物不一各爲徹識以表之庶幾六宫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王昭禹曰簋以盛稻梁簋以盛黍稷盛王之所自致者也表而出之所以明其自致之誠○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接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李嘉會曰詩曰古鄦爲饎記曰黍曰鄉合梁曰鄉其穆曰明粢皆以潔爲義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具有告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鄭鍔曰裸必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裸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政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兆壇壁域○王昭禹曰兆即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者○賈氏曰四郊之上神

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于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不得爲令則令其所當爲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鬱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觀之

贊果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曾授大宗伯載裸○鄭鍔曰鬱鬯曾鬱人共之肆師築煮以和之其裸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先儒謂此爲贊小宰余以爲小宰之職言凡賓客贊裸者爲贊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肆師言贊裸安得

爲贊小宰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

鄭康成曰爲承儐○王昭禹曰儐所以接賓之人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所以佐宗伯焉大宗伯會同朝覲爲上相則肆師爲佐儐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爲承而儐則末儐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饔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饔以實醯醢其事掌客籩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設于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亦實于饔餼宮實宮具于館匪其簠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饔者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賓客朝覲俱爲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賓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

其爲賓故有筵几祼將之禮惟其爲臣故有堂壂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賓祭肺○賈氏曰祭謂祭先造食者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故知祭者祭肺也○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大牢鄭氏以授祭爲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敘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

鄭鍔曰待以享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爲佐儐以待賓客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爲心不祈福於一已欲銷變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爲言候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爲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百里畺百里曰郊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王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浴以嘗則築鬱

鄭康成曰築香草煮以爲嘗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內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內命婦即下文注內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次秩（○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然則內命婦于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褒不中瀆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

（黃氏曰內命男王之宗族服兼親其衰亘有與諸臣異者）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賈氏曰外內男女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鄭康成曰不中法○王昭禹曰小宗伯縣（違升數與裁制者）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杖文○賈氏曰外內男及內命女爲王斬衰者有杖外命女爲王齊衰者無杖故云旦見不定之義氏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爲位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甸後禱祠爲位則止爲位於肆儀之時肆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爲位者蓋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日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鄭康成曰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通志堂

依放郊祀而爲之者○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禰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項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類而祭若徂廟則必造焉此言類造則在軍中類其位而造焉蓋一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爲壇以封祭也

崇之禮○鄭康成曰封謂增也大神社及方岳也○王昭禹曰書曰至于岱宗柴望也言封土而告柴則燔燎以達氣焉記曰因天事天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此也○黃氏曰即宗伯大封告后土也

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

軍旅所依險阻者○王氏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爲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皆軍祭之禮肆師爲之位無非依神以爲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爲之位亦如師甸用牲于社宗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而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

師掌爲位以祭社宗爲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爲大司馬之助而已○木子嘉祀曰牽主車亦所以安神靈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陳氏曰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詩云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司馬爲之而立表于神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皆來而師甸馬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是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爲禱而已○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爲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耳

菅之日泣卜來歲之芟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易氏曰嘗嘗百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于芟也

禰之日泣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爲禰始習兵○賈氏曰春禡夏禘非乎曰兵戒不虞也卜者問

後歲兵寇之備（鄭鍔曰易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爲禁備之事）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爲備也春秋時鄭石奚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爲治世之事

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鍔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爲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爲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泣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賈氏曰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然是國人所祭之事）○鄭鍔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泣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今之祭故略于神者不得不祭今然後祭故蔽于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鄉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也○易氏曰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
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
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
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
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
禮之外別有事哉蓋以其官之尊卑別言其所掌之本末
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爲義先王所以
致精神之交敬淵泉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
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爲灌言芬香之
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灌而後迎牲夫子曰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爲至此
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賈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爲酒不和鬱者若
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

王昭禹曰築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
和鬱鬯用之於祼

王氏詳說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
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
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壝用大蜃禁門用鷩齊
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祼器

鄭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鄭鍔曰典瑞於祼圭有
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

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
并祼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
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
道待賓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者以和鬯酒○賈氏曰即鬯人所造者○鄭司農曰鬱
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鬱中停於祭前鬱
爲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德之香○鄭鍔曰王之祼鬯必和以鬱金
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欲芬芳條暢耳○李嘉會曰
取其芬芳也王度記云天子以鬯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鄭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氏曰祭統君用圭瓚大宗伯用璋瓚
鄭云大宗伯亞祼夫人有故攝焉然則王

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鄭鍔曰記禮所謂祼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又因
以贊其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賈氏曰儀即奉玉送
后祼時奉玉贊王而酌鬱鬯云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得
祭之一齊之鬯之不飲故司農上文注云停于祭前也
贊祼將小宰贊祼肆師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
已
凡祼事沃盥
賈氏曰凡祼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
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
大喪之涖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禫笫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黃氏曰案肆因裸而爲名疑如今沃酹者本以沃神玉崩則以洎尸肆器蓋所以盛沃巹非陳器盤之屬也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鄭康成曰遣奠之奠與贊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掌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掌讀如嫁娶之嫁掌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

王氏曰掌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易氏曰裸爲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鄭鍔曰嘗得陸佃之說曰宗廟之祭始裸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裸獻矣及殺牲迎尸於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於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安尸當此節也鬱人贊裸量人制從獻之腊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王氏曰明與之同其事必由之同其福也以康成之說攷之舉斝角詔安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謂尸食說主人酳尸之酢主人在戶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主人承之納于懷中卻手奠于俎乃拜而飲卒爵執爵以興出于是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故得以受卒爵而飲之也故康成改斝爲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安尸薦腥薦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曰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而執爵執爻者不蒙其福乎此鬱人量人所以欲舉斝之卒爵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黑黍一稈二米○王昭禹曰一稈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鬯言和氣條暢

鄭鍔曰以秬爲鬯以鬱和之分爲二官何耶蓋祼者祭之始禮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共秬鬯而爲器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祼表其德之馨香足以感神秬鬯專用以祀表其德之中和足以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爲飾非也攷下文祼器有用脩者有用

屋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備其物故鬯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易氏曰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鬯純用朴素而無事乎文采其餘未免有飾焉爲祭社稷宗廟之用若近乎文而尊然以雷爲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祭于國門而用鄙薄者近乎質而尊然則以瓦爲脩之而爲脩者也凡山川四方用屋者如堂屋共盛器之類屋則又以屋物爲飾者也凡祼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橫概以落腹者也凡副事則散者謂散尊雖無容刻而亦用漆以爲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

凡祭祀社壝用大罌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爲壝埒其中爲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天地之神爲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不加鬱而不祼

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

鄭康成曰大罌瓦罌○鄭鍔曰社祭土以瓦罌出於土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罌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禜門用瓢齋

鄭康成曰禜謂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王昭禹曰禜則嘗正春秋禜禜字異也）○鄭鍔曰禜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秬鬯則用瓢齋蓋瓢齋者取出瓠割去其柢以齊爲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茲其爲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瓢以齋以表其純質之義禜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雩禜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瓢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爲瓢又中虛爲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艮爲門闕八音以艮爲瓢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

泰瓦瓶又用瓢爵記禮言器用陶瓢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瓠此所謂大璽則瓦瓶之類用瓢齋則瓠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放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裸器非廟中之彝改字爲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爲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陸氏表記解曰脩爵也鄉飲酒禮我曰脩爵無數）

凡山川四方用屋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爲屋形先儒謂爲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爲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爲國擇蔽通氣乎天地之間屋之爲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

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爲飾

凡祼事用概

鄭鍔曰祼事用雞鳥六彝見於司尊彝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𡍮辜之祭此下有𡍮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爲埋字無疑矣（黃氏曰鄭改祼爲埋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鬯言凡祼事則不獨祭地知賓客亦于適于冠凡用祼者皆以概盛鬯）

鄭鍔曰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黑漆以朱落其腹爲飾猶橫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爲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王昭禹曰凡祼之和鬱鬯亦多少之齊宜適平故其器畫以朱帶爲飾而橫概落腹以概落腹能平物故也）

凡𡍮事用散

王昭禹曰𡍮辜以祭四方百物言𡍮則辜可知○鄭鍔曰

祭四方百物則𡍮磔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概以上皆有飾惟𡍮事之疆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埋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表記解曰疆以盛𡍮瓢以酌之脩以獻之社壝言用大疆禁門言用瓢齋廟言用脩相備也社壝禁門廟言變山川四方埋事𡍮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湆設斗共其豐𡍮

鄭康成曰斗所以沃尸豐尸以𡍮酒使之香美者（賈氏曰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𡍮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𡍮酒非如

王氏曰共其豐齊既以齊酒又以豐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秬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盼於鬼神曰有天王某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鬯以禮之鬯人共介鬯王亦未嘗親摯所謂天子無摯也（本于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警人君之不可妄動）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爲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

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爲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爲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爲皃皃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皃故不爲威儀皃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爲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爲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畜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蓋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爲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

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鼜古弔反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八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
時
鄭鍔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旦
以鼜之又先期而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
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
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
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賈氏曰案詩東方未明序
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蓋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
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

凡祭祀面禳禦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
畺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禦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禦禦廟之屬禦廟以羊門夾室用雞○鄭鍔曰禦
以除去不祥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爲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
禳禦之用出於非常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泲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爲之功雞人呼旦人事之警誡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祼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祼故名曰彝彝之爲言常也（○鄭康成曰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麤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

而已○陳氏曰先儒謂尊實五升彝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
裸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蜼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氏曰若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酸在戶之類酌沛之使可酌各
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鄭鍔曰辨其所用之宜則尊之所盛
實鬱及醴齊之屬○鄭鍔曰辨其所實之物則鬱鬯以實彝
者必用以獻彝之所盛者必用以祼不可實於尊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於祠
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鄭鍔曰此
言六彝六尊暮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
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
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祼用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

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
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賈氏曰鄭引
郊特牲證祼以鬱鬯之用圭璋也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謂后亞王祼後王乃迎牲也此
注云后亞祼後王乃迎牲與內宰注不同由宰取王事自相亞其實以司尊彝為正

鄭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鬯齊之器而已各因
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
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為春
也○王昭禹曰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
我則鳴鳥不聞指鳥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
禽也○王昭禹曰夏於五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王祼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
一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皆有舟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
同○鄭鍔曰尊之有罍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罍

之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鄭司農曰若今時承槃但今宗廟中尊罍無此制度耳○易氏曰攷之禮制舜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爲尊下壺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爲物量其所受有濟物之利受過其量有沈溺之害靈之爲物應時而動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戒則知先王設尊罍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案此即九獻之禮已見籩人

薛氏曰祼者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也二祼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則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爲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爲主王酌盎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饋食之三獻之乎人道之終於是有羞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爲一獻諸臣亦一獻此九獻

王氏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籩豆詩所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王昭禹曰祭祀以祼爲始而犒蕭乃在於朝踐之後然後朝踐以薦血腥禮所謂腥其俎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薦以熟禮所謂熟其飯者是也祼者求諸陰故在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者陽饋食者陰饋食雖爲陰乃所以致食味之道故其節同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于堂又曰設祭于堂是也且人之生維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朝踐者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者用味報魄事之以人道今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後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間者也○李嘉會曰秋冬不曰再獻乃曰饋獻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爲主故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爲主故秋冬曰朝獻曰饋獻

鄭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爲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

字同音柰何康成讀犧爲素何切鑿爲之說曰畫爲牛形
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爲犧牛之形
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絶大時至於夏萬物豐大
故夏之尊爲象形既祼出迎牲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
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
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陳及之曰
一彝盛明水一彝盛鬱鬯一獻尊盛齊酒一獻尊盛玄酒
所以祼用雞彝鳥彝朝踐再獻必兩尊○李嘉會曰經文既曰春
夏而各用其二明矣至其下曰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
夏用象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彝每一尊用兩亦然各隨時
以致義非雞彝獻尊用於春而夏兼之鳥彝象尊用於夏而春兼之紛雜而無辨
也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元酒明水合之而爲八耳

愚案此說祼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
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爲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
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

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罍則爲雲雷之飾○陳祥道曰罍也者佇酒而給
於尊者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爲器大謂之罍
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則爲災器之爲
罍者警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用
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李嘉會曰在庭之臣如此其衆每祭
豈四尊所能供必有罍以父之以爲諸
臣所酢之備故有二是一
之父尊亦由平之父罍
鄭鍔曰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爲八獻諸
臣乃酢尸蓋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爲九獻
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昨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
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爲昨有送往之
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薛氏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爲之尸
者可以昨之乎彼王主祭后從王諸臣

則從事於祭祀或略焉則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昨亦王凡先焉言諸臣之所昨豈非往反報施之禮終於此邪且行人於上公則曰王禮再祼而昨於諸侯則曰王禮一祼而昨是主獻賓而賓昨尸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爲相愛之恩以賓主獻酬爲相接之文及其死亡不忍異而絶之此昨禮所以設也王受昨在戶內之東后受昨在東房之中諸臣受昨在西階之上司几筵有祀先王受昨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愚案祭祀有九獻今止曰祼曰朝踐曰再獻而不及酳尸與諸臣爲賓之獻者王羨尸則酳朝踐之尊醴齊后羨尸則酳再獻之尊盎齊諸侯爲賓邪酳盎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冬烝祼用罍彝黃彝皆有舟

鄭鍔曰康成讀罍爲稼謂秋者萬物斂之時禾稼西成故祼用罍彝以明農事之成○陸佃曰春秋傳曰燕以罍耳賂齊則罍有耳黃彝者畫爲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祼用黃彝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

復○陸佃曰雞烏虎蜼之彝取諸物也罍耳黃目取諸身也

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秋之時物傷於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王昭禹曰萬物於秋爲入入爲止而著有止之象故用著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茲其所以皆兩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爲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爲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時之首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乃宗廟大禮豈得爲四時之間祀考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壇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爲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爲祖爲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爲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爲四時間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雌似獮猴而大其鼻上句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鄭康成曰雌禺屬卬鼻長尾蓋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爲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雌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雌爲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爲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祫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鄭鍔曰再月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靈故尊刻以山取其安以致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間祀爲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終以神道事之主靜○王昭禹曰春夏動之時故象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物禘祫有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一以動物○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嘗攷虎雌有虞氏之宗彝殷以罍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魯壺今於六尊之間兼用之

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爲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而上不言罍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之出其香汁而酌之明酌者茅縮而酌之泲酌者泲和清酒而酌之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之郊特牲疏云酌是斟酌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沛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祼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爲最尊沛之以酒則近乎黮浊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獻爲莎獻即祼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惟祼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鄭康成曰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酸酒盎齊也○賈氏曰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沛之故云泲于酸酒也○愚案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汁獻泲于酸酒也）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故爲明酌○鄭鍔曰左傳所謂包茅不入無以縮酒記曰縮酒用茅明酌也正謂是也（茅○愚案注疏以此盎齊泲酌即郊特牲醆酒泲于清也）

盎齊泲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賈氏曰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酒泲于清以盎其色葱白而尤清故泲以酒○王昭禹曰記曰凡泲新之也又曰醆酒泲于清（挹拭勺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美尸而尸飲焉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鄭鍔曰脩治使人之明潔然後可酌（鄭康成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鄭司農曰脩酌者以水泲勺而酌）

易氏曰以脩視泲則凡酒爲味以泲視縮則益酒爲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爲淳蓋宗廟之中始以人道求之終以神道事之愈親故爾○鄭康成曰凡此四者祼用鬱

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

黃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涉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

大喪存奠彝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鄭康成曰存省也○賈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

夕奠至朝乃徹大遣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侯神之荅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肆於地則衍而為廣筵也加於筵則衆而為飾者席也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葦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賓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涖筵几是已曰几筵以尊卑為序曰筵几以先後為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彫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

所設之席及其處○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彫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莑席席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莑莑席不入數

鄭鍔曰凡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奧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黃氏曰時會殷同也司儀所謂將合諸侯爲壇者也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黃氏曰大享會同享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享禮諸侯長十有再獻

者也大射澤宮之射也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即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爲總名據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爲今斧文近刃白近金黑取金斧割斷之義○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以潛非向丁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爲後其○薛平仲曰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而上之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設純於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爲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爲黼斧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裘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序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
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
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扆設黼以表王者
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明○易氏曰乾位在西北白與
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之正南之離乾
之體為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
為物叢生水中○王昭禹曰莞苻離部樊曰西人呼蒲為莞莞小蒲席則完而用之
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為純○王昭禹曰紛如綬有文而狹○易
氏曰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為之緣表其文采之繽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
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為
純畫以雲氣○易氏曰繅則席之采畫雲氣以為之緣表其
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為之○鄭司農曰次席虎皮為席○
易氏曰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
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為純又以表其威

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為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為之文次
席黼純以斧形為之斷有質為本有文為飾文質備於內
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
上朝覲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
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左右玉几
鄭鍔曰以書攷之其設席有緣也○鄭鍔曰以書攷之其設席
皆以敷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於筵
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
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知○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
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此天子之席已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禮
記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
時祭皆用此三重○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為陽奇而諸侯則地道
也重一席所以為降耦○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而周禮所言成周耳
左右玉几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特德以為安○項氏曰玉則

其質渾

陳氏曰凡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凡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凡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薛氏曰周禮之玉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酬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易氏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射之位奉宗廟而安神祭則受福故也考以祭則所同者席而已矣○鄭鍔曰受酢而設席於戶內皆如朝覲享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爲筵則繢緆帛以爲純以莞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爲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鄭康成曰不莞席加繅者繅柔滑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繢以四方相對爲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然○王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繢纂成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項氏曰蒲柔而繢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

右之賓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間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尚其質繅席以表其文惟人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醴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馮几乎

（李嘉會曰君道尚柔人君朝覲饗射命諸侯之大禮既以三重則祭祀以格鬼神受昨以享鬼神之福皆不易乎是席之數此君道純一之義諸侯有庶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居上是下升訟降龍其道則一故祭祀一席受昨筵賓一席○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

則降王一等而變於神

黃氏曰特為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即掌客諸侯長歟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章乎○鄭鍔曰鄰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鄭司農曰為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為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為諸神之所句憑而用於祭祀之間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鍔曰設彤几

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薛氏曰經言甸役不言祭鄭氏之說果如言乎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為先故席以熊皮為之熊猛獸之毅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或畫熊焉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鄭鍔曰設几故几在右也以依神神幽陰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音九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音道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曰柏席柏地之席葦居其上○項氏曰柏敦皆未得其說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此說似通○鄭康成曰敦讀為燾燾覆也棺在殯則裨冥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氏曰棺在殯則裨冥燾者檀弓云天子畫龍輔以楘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若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鄭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劉執中曰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之或在此在彼凡其位處皆設几如顧命之四仍焉○李嘉會曰吉事不止祭祀凡眡朝覲饗射燕飲無常處也故必變几喪有常事有常處仍几宜矣○王昭禹曰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為尚仍几以質為尚

賈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李嘉會曰筵席之間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卷之也必自末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向升必由下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王者所有之天下無一物之非天寶鎮之重則先祖受天命而後傳生民之數則天之所付五穀之數則天之所生治中以察吏治則奉天意而行賞罰之法其所藏之府特名曰天大府雖九府之長不過掌財用而已安得而同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豈止於玉哉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寶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爲寶以人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賢能爲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薛平仲曰禮寓於灌既足以格於幽冥而無歉則是禮之維持於天下者蓋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僭於天之分者蓋有盜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實先焉蓋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爲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別爲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爲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項氏曰其所守有人其所藏有物○

鄭鍔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以爲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

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鍔曰玉之美者可以爲國之鎮如洪辟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爲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具鼓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爲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爲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爲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蓋治道中法可爲楷式者天府以守寶藏爲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羣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賈氏曰不一日六遂及四等公邑又略）庶幾可用以詔王用此以察羣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爲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邪○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穀之數于天府而政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劉執中曰治中者治典也然建天下之中故謂之治中在顧命曰大訓蓋與河圖共爲寶鎮矣）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爲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司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

置大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邪余以爲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玆究所以敢萌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攷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問鼎之楚子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蓋守之之術歟○本于嘉謀曰官必天府詔王者是詔以祖宗之意否則吏治紛更中將安在豈足以安祖宗之靈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曰（賈氏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爲之執燭爲明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鄭鍔曰吉凶之事王與羣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爲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以爲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芟禰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猶以爲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

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即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遷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為司祿祿之言穀也○易氏曰攷之天文志司民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蓋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所以必付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故穀數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登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之鄉六十天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來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太平之要務者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於用周公書之於冊仲尼式其叛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風齊梁滕魯之君與其答宮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之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回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

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冀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鄭鍔曰說者謂鄉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於天府不言於此何邪余以為民穀者所資以為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寶鼎等非所以為守之之具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鍔曰瑞器也俱用玉以為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臣下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擅改作惟瑞以為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鍔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璜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覲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

事設繅藉以為之飾者內有寶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
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
也○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曰紳帶之間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禹錫案鎮圭說已見大宗伯六瑞日為衆陽之宗上有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鄭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小大蓋玉之藉以藻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藻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

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辟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辟紐是也○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為一就又云二采一就者以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為一行三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匹二行為三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色色一為再就即二等○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五采藍

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黃氏曰覲禮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勺載大斿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又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也常朝春朝之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也豈非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王氏詳說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幷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欽致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幷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別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

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鄭司農曰琮有圻鄂琮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覜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所謂琮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琮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林氏曰禮於

朝覲之玉言其所琮桓信躬蒲穀是也覜聘之玉言琮而已琮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琮玉人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鍔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綠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覜○賈氏曰即時聘曰問○其寡來曰聘○賈氏曰即殷覜曰視以琮圭璋聘子男以琮璧

愚案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黃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邸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琮出一圭託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於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

意○易氏曰辟之色蒼琮之色黃珪之色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託宿爲義則是四圭有邸而託於蒼辟兩青圭而託於黃琮以此求之方台玉人之制○劉氏曰天以一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負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爲邸兩面各琢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爲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辟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辟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負丘用四圭之蒼辟

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負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別崐崘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辟所禮爲負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爲祭感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於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爲精於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辟禮天以黃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負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

乎是不然辟貢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記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爲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

裸賓客

鄭鍔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鄭康成曰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爲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裸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裸爲言何耶康成謂以祀先王者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余以爲既祼然後解牲體今名祼爲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瀉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爲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

嫌賓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陳氏曰唯天地之神無所用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巨而魯晉之國皆用以其有功於民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玉瓚之禮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賜周公之意哉○易氏曰賓客亦有祼行曰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一祼之節賓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賓客言祼互文

圭辟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圭邸於辟之上琢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而邸辟○易氏曰一圭而邸以辟故謂之圭辟辟貞固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爲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辟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鄭鍔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爲無琢飾若然是四圭兩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李嘉會曰璋邸射二制體方而扞外也體方則守而不變扞外則邪剡而有威體山川之形以扞禦而設望諸侯也無所琢飾貴乎純誠守義而已玉人於璋邸射特曰素功表其無琢明也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賛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賓客之至以此致稍餼賓客之還以此致贈賄○項氏曰至館而致餼則曰造出郊而致賜則曰贈所用與山川同者山川爲國之扞蔽賓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爲不足也○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璋邪亦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爲不足於以祀山川造贈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鍔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牽牛而負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使景自至於此則以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遠以一分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王昭禹曰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致日不言月蓋主成歲而言成歲者陽而已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鍔曰攷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珍當爲鎮康成謂爲王使之瑞節俱制大小當與

琬琰相依不以爲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幽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爲一國之鎮幽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己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鍔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琢爲齒牙之形取牙齒之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齊內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林氏曰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復曰軍多以牙璋軍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翻有兵符漢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幾兵不輕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幾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涖師無過十乘以爲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負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夫辟負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爲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如是則九寸之辟一縱一橫皆可以爲尺蓋通變之權也蓋必因九寸而羨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矣○鄭鍔曰先王爲度之意正以量長短然慮後世度苟不存則欲制作者將無所攷故廣爲之制以存之有黃鍾之長以爲之度則其度起於九寸有辟羨之長以爲之度則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者有所攷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之數必起於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於辟羨先王以爲度之不存禮

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劉敞曰度起於黃鍾之長權起於積黍之重又爲羨辟則尺寸不可移矣又文鉏琮則權衡不可紊矣則五量不言其制已明也

駔圭璋辟琮琥璜之渠眉疏辟琮以斂尸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開爲瀆渠於瀆之兩畔稍高爲眉琢故云以組穿聯之○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辟琮又疏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辟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辟琮者通於天地○賈氏曰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辟禮東方等文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宗伯辟禮天琮禮地今此辟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者以背爲陽腹爲陰也

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易氏曰穀善也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

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
鄭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爲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之文同也穀粟之爲物充實而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之協比而已苟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使執穀圭以和之欲使之信實相與且安其生生之福故曰以和難○鄭康成曰難讀如春秋宣公及齊侯平于晉及鄭伯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之平毛
以其東帛可執故納幣用元纁天子加以穀圭欲其信實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絕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玉人解曰琬圭有其鋭使宛而不剡琰圭鋭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鍔曰圭長九寸不鋭而有者名曰琬圭琬猶有也圭之形皆鋭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有之凡物尖則逆有則順故不鋭而有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修其吉德○黃氏曰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
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爲大結好次之
鄭鍔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者德之體故有其圭以象之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典瑞則自王遣使而言故謂之治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鍔曰司農謂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嘗有鋒芒故禮圖謂鋒芒之言有違判規之義皆經取法惟得圭名琰

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圭皆琰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琰其半以上又半爲琢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琰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誚之使之改易焉治民之政有慝惡執此以戒諭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除慝者謂殷覜之所執蓋諸侯政慝未至於可誅故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誚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黃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惡猶除其罪

林氏曰圜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黃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辟琮以行禮又執瑑圭璋辟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敕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頫禮同而事異故以宛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鄭鍔曰大祭祀天地宗廟之祭大旅旅上帝及四望賓客所用者裸圭也祭祀所用者四圭兩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賈氏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檀弓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熟米貝美是也含玉柱左右顊及在口中者○賈氏曰含玉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行之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含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蓋辟也贈有束帛六幣辟以帛○賈氏曰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

賈氏曰按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黃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之王所賜出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說非也○易氏曰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末言共奉之者重其事也

鄭鍔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賓客嫌其他事之時或不共奉故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共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鄭鍔曰觀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宣王能爵命諸侯則命出於人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於命矣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在此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鄭鍔曰諸侯有儀必本於命諸侯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

諸臣特言命何也蓋諸臣之命爲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之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之命爲尊其於儀也有覬覦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昌氏曰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爲實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爲節故也）然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九此言諸侯五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羣臣遷秩命數之書大宗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爲二伯二伯雖同於九命命者未必皆爲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

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天下爲左右曰二伯是也○王氏詳說曰爲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公封齊不之齊所以稱公者終於其身而已而其後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已宋自微子以來庸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鄭鍔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謂周天子之城則宜十二里疑匠人爲夏商之法余以爲匠人據天子中城言非異代之制上公之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爲節宮室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衣服

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爲節則桓圭九寸繅藉九
寸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禮文之數即其命而制
之王制曰三公一命卽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
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鄭鍔曰公卿大
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蓋
內而爲王臣其位之尊雖爲三公亦臣道也外而爲諸侯
其國之小雖爲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公
侯伯子男之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公卿大夫士
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鍔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
中大夫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推
而上之則中大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
之臣故卿六命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
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內之封邑○鄭
康成曰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賈氏曰畿內諸侯就國亦云出封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
以褒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命則爲侯伯四命之
大夫加一命則爲子男命數既加則國家宮室之類亦從
其命數而加之明其內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
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陳君舉曰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勸有不盡之意若當時都極其分了一旦欲勸國征有以衰賜之類皆是人何以待之先王之深意也
李氏曰古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之極
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家之禮意甚矣○陳君
舉曰典命之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有中下大夫則曰

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士以三命爲差但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曰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宮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爲三命中士爲再命下士爲一命若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爲陰爵以待出封爲諸侯乃爲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爲陽爵無嫌○鄭鍔曰典命不言天子之命數獨言諸侯國之士蓋近而在朝名分嚴遠宇朝者易萌僭擬故防諸侯之國爲尤急自士已防之推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也有以諸侯入爲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數隆在內者數殺止齊以爲先王欲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爲王官諸臣之中勳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爲王官者下至呂侯爲虎賁氏滕侯爲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輟以鎮之周公卒不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則俛首而爲臣不致其殺無以絕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爲君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禮儀之間示損益初非欲乎內外輕重之勢○王氏詳說曰毛氏之說以爲出加入減先鄭之說以爲出加入亦加且毛氏見無衣之篇有豈曰無衣六兮之語遂謂爲晉武

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滅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之意欲武公入爲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爲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內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禮家之意矣出加入不加當從鄭說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黃氏曰此其君言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也謂之君禮也）○王昭禹曰已成其爲君之嗣故攝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躋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上下之志其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爲孤執皮帛與天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

帛視卜國之君是已典命所言但諸侯之適子未誓者及公之孤而已初不言天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歟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威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爲賓之以上卿爲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儐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鄭鍔曰上公爲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孤四命蓋此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別也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爲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鄭康成曰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

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王昭禹曰王之孤與公之孤皆謂之孤以其特立而無明其
德則同其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固其宜也

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君之命數為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矣○鄭鍔曰案年晉使荀庚衛使孫良夫來聘公以為中行伯之位在三孫子之位為上卿而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大國之下卿只可當大國之中卿是則侯伯之卿不得以比公侯之卿乃與其命之文不合蓋與考古秋成之疑其所先相當其命則同而位則降等此其所以異乎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令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嫌於其間也

鄭鍔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宮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為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為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說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宮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耶余謂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略減殺也蓋不依一命之士則宮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殆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先王之制命數視其國之

小大而已

總論

林樾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五七三等諸臣五等而八六四三二一乃有六等蓋公侯伯子男皆命爲之非疊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其命而爲之者矣故諸臣言等自五命以上則同於子男矣故侯伯子男各言儀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